全球化、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

杨 勉

（北京广播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 恐怖主义国际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来的负面现象之一。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在于：一是目标的国际化，二是行动的国际化，三是组织系统的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手段的日益残暴是借助了电子信息与高技术创造的条件。今后生物、化学、放射、黑客武器都会成为战争手段。弱者可以利用信息与高技术获得袭击强者的有力手段。信息时代教育的普及也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高技术提供了可能。信息社会的传媒和网络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恐怖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升了恐怖主义的国际传播力。

[关键词] 国际恐怖主义；全球化；非对称；新战争范式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3)01-0025-04

一

9·11 事件，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邪恶“杰作”。它是在阿富汗策划、在欧洲组织、在美国实施的一场国际行动。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很像是跨国公司的一件产品，其设计是源自某个发达国家，而各部分构件则是由某些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则又由某个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统一组装而成的。

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是什么？其一是目标的国际化，其二是行动的国际化，其三是组织系统的国际化。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冲突中的一方，或者某一政治性质的暴力组织，到另一个国家、地区、大洲从事绑架人质、爆炸暗杀、劫持飞机等恐怖主义行为；或者是以某种宗教和文化精神形态为旗帜的暴力组织在目标所在地——这一目标可以是他们所敌视的任何国家或组织的人与成员，这一所在地可以是任何国家和地区——进行恐怖袭击活动。如巴勒斯坦“黑九月”突击队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并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再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又如 9·11 事件。

一方面，这些不同国别、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日益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一方面泛地区、泛民族、泛宗教的恐怖主义组织不断涌现和发展。他们拥有世界性的组织网络，开办有各种名目的掩护与筹资公司，掌握了先进的通讯联络手段和电子网络系统。

而恐怖分子能够这样作，借助的正是世界的日益国际化，借助的正是世界出现的“地球村”现象。不少恐怖分子本人也正是借助大规模的跨国人员流动现象而大批进入“目标国家”，并能长期居留，甚至就地学习实施恐怖行动所需要的技术。美国人自己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部在 9·11 事件 20 天后发表的新的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和旅行贸易的增加，使敌对国家和敌对角色得以渗透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美国兰德公司受美国空军委托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新恐怖主义”问题撰写的文件中就已经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险成为跨国现象。而且随着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日益增多，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变得不是属于某一国，而是带有全球性。”[1](P.133) 可以说今日世界如果不是如此的开放，就不会出现如同9·11事件规模的国际化恐怖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

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全球化现象，与毒品、艾滋病、疯牛病的全球传播一样，说明即便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进程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负面伴生物，因为，全球化并不自然意味着世界的平等化。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产物，同时也是资本谋取利润运动的结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恐怖主义猖厥的地区和人群，往往是全球化运动的边缘地带或是全球化过程中面临边缘化压力最大的人们群体。中国军方学者子规认为：“恐怖主义的存在和盛行有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根植于由极端社会不公而产生的普遍仇恨、绝望的社会心理土壤之中，……当美国将根除恐怖主义作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时，也就等于在‘向贫穷宣战’，向仇恨和绝望心理宣战。”[2](P.26)

二

“9·11”事件中，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楼被恐怖分子操纵的波音飞机撞毁。利用本身属于高技术设备的大型民航飞机，撞毁用高技术工艺设计和建造起来的摩天大厦，恐怖分子这样完成了一个轰动事件。随后美国又发生了炭疽菌的传播。今后，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还有黑客武器都是日益令人担忧的恐怖手段。恐怖行动的手段无疑将愈来愈高技术化，可供选择的破坏方法会愈来愈多，造成的结果也会愈来愈恐怖。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南菁所指出的：“恐怖活动正在向智能化、高科技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很多恐怖组织有了自己的炸弹专家、爆破专家、解密专家、电脑专家，使当今的恐怖活动更具隐秘性和危害性。恐怖分子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恐怖信息和作案技术、进行联络、筹集经费，还可以通过网络窃取保密情报、散布谣言、制造混乱。”[3](P.10) 小布什在2002年6月对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讲话中指出，对自由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一旦核、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技术扩散，就连弱国和小组织都能获得袭击大国的力量。

现在，掌握利用核技术已不是什么难事，核材料的失窃，爆炸技术的发展和炸弹的精巧化，使核恐怖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带放射性的非常规或常规“肮脏炸弹”的威胁已成为美国当局极为关注的问题。其现实危险愈来愈大。

信息时代教育的普及也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高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今天，受过教育的——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学衔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恐怖分子，经过训练是完全可以掌握比较复杂的技术的。如操纵劫持飞机、引爆小型放射性“脏”炸弹、播撒生物病菌、配制毒气并施放、发明电脑病毒、开展黑客战争等等，这就类似现在刑事犯罪中的“白领犯罪”和高技术犯罪现象日益普遍一样。

另外，恐怖分子还可以根据掌握的知识，利用高技术的“死区”、“空档”，避开高技术；或用低技术手段借助高技术设施进行攻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三

信息社会中建筑在高技术基础上的传播媒体和网络革命也对丰富恐怖主义的行动手段和想象力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正是在信息全球化的条件下，音像、影视、电子游戏这些“软”产品以工业时代从未有过的规模、速度和方式在全球传播。它们为取悦受众，吸引“眼球”，获取广告利润而设计出种种别出心裁的“犯罪”技巧和模式，不仅提升了社会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和犯罪技巧，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启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了各种恐怖分子的“灵感”。反过来犯罪行为中那些令人发指的惊险恐怖暴力行为则被各种传播媒体和载体作为扩大销量的“材料来源”和编造更加离奇情节故事的“源泉”。当代电视媒体的普及和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恐怖活动的传播力，进一步满足了恐怖分子的“表现欲望”。

恐怖主义本身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作秀”，以谋求最大宣传效果和心理效果。这方面广播电视媒介大大帮了他们的忙。恐怖分子利用媒体争取轰动效应一直是其最常用的战术之一。“9·11”事件后炭疽病菌大都是寄给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的。制造劫机事件的恐怖分子往往都会要求让电台、电视台播发其有关要求，许多恐怖组织则会在行动开始时用电话向媒体发出警告或在行动结束后向媒体声明其对发生的事件负责，有时甚至会出现“多家”’竞相宣称负责的现象。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被击败和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其残余仍不时借助电视媒体乃至网络媒体出现，向世人昭告其存在。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与大众传播之间有了一个奇特的“互动”关系，这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传播机构对未来社会犯罪现象的大胆构思对恐怖主义手段与方法的升级起了多大的作用？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说在启发设计“9·11”事件犯罪技巧的灵感上好莱坞一点影响都没有，显然是难于让人信服的。“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恐怖大片立即被推迟放映，说明“梦工厂”的老板们并非不清楚其副作用。国际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两者互动的契点在于：传媒追求文化传播效果带来的商业利润，恐怖分子则借助传媒文化提供的情节构思和表现舞台。

四

进入后冷战时期，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高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作用下，无论是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技术上，国际斗争中的弱者与强者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现在颇有些类似于18—19世纪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差距一样，一方是坚船利炮，一方是大刀长矛。弱者在用高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大对手面前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伊拉克、巴拿马、南斯拉夫、阿富汗、巴勒斯坦概莫能外。游击战、人民战争都无法施展过去曾经产生过的魔力，想用越南战争式的方法把对手套住拖住，但人家利用高技术优势避开了这种“游戏”。强者掌握着高技术电子信息化战争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是非评判的“话语霸权”。同时，弱者一方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和文化层次又不再像18—19世纪那样的绝对不对称。这样，极易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极端情绪，引发绝望感，导致拼一个鱼死网破的“亡命徒”心理的形成。现在由个人和组织进行的针对美国、西方和以色列目标的恐怖主义行动会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无人敢说“好”，而对美国、以色列等国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却眼睁睁奈何不得。

像中东冲突中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基本失去了用常规战法打击以色列的可能，所以“人体炸弹”日益成为常用手段，杀不了军人，就杀平民。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将以色列平民看成是以政府的支持基础。国际社会显然的无能为力使巴勒斯坦人幻觉破灭，采取了血亲复仇的方式，杀红了眼。以至于连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夫人在谈到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时都失口说出：只要年轻人觉得除了自爆之外别无希望，（巴以和平）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

在今后的国际对立与冲突中，恐怖主义手段将会更多地被使用，既便是出现无所不用其及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它实际上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争模式，成为“超限战”的内容之一。“超限战”这一概念已突破了旧的战争定义和规范，西方有人将恐怖主义袭击称为一种新的“战争范式”，认为很有可能成为信息全球化时代常用的“非对称”的战法。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有美国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异化：“恐怖主义可以表现为一种‘非对称’战略……当他们认识到美国和整个西方（包括以色列在内）是常规战争手段所无法攻破时，‘战争范式’中的恐怖主义最有可能出现。希望改变本地区政治现状或领土现状的地区竞争对手不会看不到，军事上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革命已经使最发达的军事强国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P.135—136) 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确切地说已变成一种战争手段——仅仅用呼唤人类良知,谴责其反人道反人类也是难以抑制住的。目前巴以冲突中的自杀性爆炸现象是最好的例证。在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强大军事机器的武力镇压和野蛮进攻下,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根本不管是不是什么“恐怖主义”,一个又一个“人体炸弹”接连不断地爆炸,这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来实施的。原因不仅在于丧失理智,而且因为它几乎是唯一能够用来打痛以色列的手段。难怪连领导实施对巴勒斯坦攻击行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本人在亲自审问了被俘的未遂自杀性攻击者后都认为:以色列军队应对制造巴勒斯坦“恐怖温床”负部分责任。上世纪下半叶政治斗争中的恐怖主义作为城市游击战的一种手段,曾一度成为激进分子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作,事件制造者的目的并非是“零和”毁灭,但现在正演变成自杀性同归于尽的毁灭行动。对此必须注重其背后的心理变化原因,否则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

五

中东怨怨相报的冲突、“9·11”事件、新阿富汗战争,这一系列已发生的事件和将发生的对伊拉克等国家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像不祥的预兆,使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受到严重的动摇,恐怖与反恐怖成为21世纪的开场白,美国也竭力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推进“西方文明全球化,世界政治一体化”。深入探讨全球化、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仍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伊恩·莱塞.新恐怖主义[M].程克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 子规.关于对当前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几点思考[J].欧美同学会会刊,2001(冬).

[3] 南菁.9·11事件与当前国际局势的演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2).

(责任编辑 齐琳)

(接第12页)

作的框架,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一体化机构在其运作机制中的权力十分有限,而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则处于这一支柱的中心。目前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支柱存在着许多问题,而其中两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其运作机制本身的制度缺陷,这些问题将制约该支柱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哈利·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M].李石.北京:三联书店,1978.

[2]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8th General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74 [R]. Brussels & Luxembourg, 1975.

[4] Dr Klaus-Dieter Borchardt. European Integration, ECSC-EC-EAEC[M]. Brussels & Luxembourg, 1995.

[5]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Z].

[6] 阿姆斯特丹条约[Z].

[7] 端木正.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 戴炳然.欧洲一体化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对一个特例的思索[A].任晓.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C].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匡四)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